

安吳四種卷第五

涇縣包世臣慎伯著

中衢一勺卷第五

附錄二

代楊桂堂給事駁奏開放舊減壩摺子

禮科給事中

臣楊焯跪

奏爲開放王營舊減壩恐滋流弊敬陳案據仰祈

聖鑒事竊照五月初八日戶部奉

上諭琦善等奏勘明安東改河工程恐有滯碍請放王營舊減壩以期掣溜通漕一摺南河黃高於清以致河湖淤敝運道不通前次張彝建議由安東改河以爲黃水卽可

掣低禦壩卽可啟放現旣覆勘籌商多有滯碍不若開放王營舊減壩之較爲得力著卽照該督等所議辦理所有開壩挑河堵合口門并一切土埽工程及撫卹事宜共需銀三百數十萬兩著戶部預爲籌款俟秋初該督等奏撥時卽可迅速撥解工次以資應手欽此業經該部附片覆奏并行文畱協各該省預籌候撥在案臣查減壩下游本有鹽河一道節節經請項修濬預備減黃今若止爲減洩盛漲無庸先請撫卹若欲騰空河身以便挑挖下游使黃河水面落低啟禦壩以達漕船則是以全河之水盡由舊減壩口門下注便與嘉慶十一年十六年該處兩次缺口情

形無異。然十一年因放壩跌塘成口。十六年因下滲上漫成口。固由人事失宜。尙屬天災難挽。其時口門下游之清河桃源安東海州沭陽五州縣田穀將熟。頓付怒濤。淹沒墳墓。衝塌房屋。比及堵合。地仍水占。漸次涸出。已過播種之期。是故災民得歸業者。什不五六。卽得歸業。民氣亦難期驟復。雖以撫賑兼施。費帑無算。豈能必一夫之不失所哉。況安東海州東境南北寬百餘里。盡係葦灘。迤北又有雲臺山。綿亘五六十里。攔截海濱。阻遏黃流。掛淤倒漾。旬月之間。雖沭陽桃源清河各縣地勢稍高。去口門漸遠。之處皆成澤國。泛濫漫行。日形頂阻。上游水勢節節擡高。所

以十一年減壩成口之後湖水仍不能外注衝決運河東岸之荷花塘災及高寶興泰山清鹽阜各州縣繼漫黃河上游南岸之周家樓溜勢上提又漫迤上之郭家防爲睢甯全境及宿遷桃源南岸村莊之害又復分溜上提漫北岸之蘇家山淤墊微湖并窑灣一帶運道十六年減壩成事之後繼漫上游北岸之棉拐山穿運成渠邳州宿遷村莊多被衝沒又逆溢上游南岸之李家樓災及河南之歸德安徽之鳳泗江蘇之淮揚各州縣下壅上潰歷有明徵是減壩一成口門不僅爲安海五州縣之害已也況十八年于減壩迤上二里許審度形勢補還石滾壩之時因壩

上壩下高低懸絕增做石閘三座層層擊托以資控制然
迭遇盛漲滯漕逐細較量卒不啟放者誠以鑒于前事莫
敢冒險以民生爲嘗試故也況該處虛名舊壩實係長隄
兩次成事後塘深廣每至大汛加緊幫護尙形惴慄今若
于該處刷隄成口放水騰河在該督等自爲斟酌重輕詳
計利害出此變遇制宜之策然壩下五州縣居民百萬豈
能盡喻苦衷甘從淪胥而不悔且上游工段甚長又豈能
必其不重出十一十六等年之前轍乎然而該督等非不
計及開舊壩之爲害下游與上游見險也以禦壩不啟
道不通所關至鉅不能必出萬全是毒蛇螫手壯士斷腕

之說也。臣請又以成案證明之。十一年減壩跌塘之後。司河諸臣先議就缺口以改河道。嗣見減壩新河斷難改成。仍復大挑舊河。挽歸故道。然而經行未久。下游南岸之陳家浦北岸之馬港口。相繼潰溢。其時運河清口。倒灌如初。自十二年以及十六年。大半借黃運河東西兩岸。如千根旗杆。百子堂。小舟莊。壯原墩。二鋪。王家莊。白田鋪等處。漫口頻仍。下河爲壑。況近日河身受病。又非昔比。是則謂開放王營舊減壩。挑挖下游河身。遂能掣低黃水。啟放禦壩。較爲得力者。恐亦係懸擬之辭。未必確有把握。恭讀嘉慶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睿皇帝諭飭南河諸臣曰從古治河皆以河決爲患未聞有言河決轉受其益者至哉

聖訓誠當爲萬世之法守矣臣于前事見聞頗切伏乞

皇上諭飭內外臣工從長計議務期漕艘可通民生無碍使薄海黎獻其慶

平成則微臣芹曝之愚欽感無極臣職在言路苟有所知不敢自默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

代楊桂堂給事上防河摺子

禮科給事中臣楊煊跪

奏爲黃河淤墊日甚大汛漲滿堪虞應請先事嚴防徐圖治復以期安瀾利運仰祈

聖鑒事竊照東南兩河所轄河身長一千五六百里于上年六月內經兩江督臣琦善

奏明禦黃壩外河身一年之間墊高六尺有餘本年正月內又經前南河臣嚴烺

奏明外南外北山安海防四廳境內黃河長一百五六十里節年淤墊又于本年三月內經前東河臣張井

奏明東河之蘭陽一帶河身淤墊中泓深不過六尺又本年正月江督臣琦善等據前淮揚道潘錫恩稟請于關家

灘等處開挑引河逢灣取直于葉家社一帶補還大隄于大淤尖一帶接築長隄以期河道通利掣深積淤請

帑六十餘萬本年二月張井干東河任內前赴南河查看海口請以北隄爲南隄自安東東門工起至龍王廟止改挑河道歸入舊海口使禦壩得以早啟等情各在案臣查

改挑河道事關重大而張井爲此請者自以禦黃壩外上下河身淤墊太甚人力難施是以爲此改弦更張之策與潘錫恩所稟雖工程大小懸殊其爲欲使河道深通禦壩得以啟放長船北達免盤撥之艱用意原無殊異臣竊以

爲現屆五月大汛將至改挑河道工長費多斷非旬月所

能集事卽琦善等所請逢灣取直各要工亦未據有續
奏是否工能速竣放水順利掣壩得力俱難懸揣臣查河
淤則槽平而消水不啗槽平則底高而容水不多底高則
隄埽卑矮隄矮則形勢危險自道光三年以來陝甘一帶
微旱是以黃流未經盛漲而盈虛消息天道之常設遇盛
漲何可抵禦臣聞和緩之方急則治標堯舜之知物求先
務河病已深汛期至迫應請

飭下兩江山東河南東南兩河督撫諸臣轉飭道將廳營
無分南北多集工料無分雨夜梭織巡防防守旣嚴河無
旁泛怒湓衝突必可剗動底淤爲以水攻沙之計卽使未

能全河一律衝刷通暢霜期之後河槽必有變更再行相機妥籌自本年霜後至來年桃汛有半年閒暇自可從容疎導使河防復舊禦壩早啟糧艘直達其慶卒成也臣雖不習河事私念黃河來源萬里雨澤多寡未能預知爲此詳慎過當之計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

小倦游閣雜說一

道光七年三月初三日舊減壩口門合請先是于二月二十八日開攔壩放新河次日啟禦壩打糧艘清高于黃河尺許引河初放頃刻水行五六十里抵關孟二灘新河不

能容黃溜出槽漫土山後土山悉復于河溜勢阻遏倒漲上泛日漲五六寸初二兩日僭渡糧艘三百餘隻初三日已形內灌復堵禦壩信至揚州羣以糧艘爲憂族子孟開究河事頗力問曰汎水未發而黃漲下壅顯然禦壩不啟糧艘似尙可設法唯河道全壞不知吾叔有何神術濟此艱虞子曰西烽未息調撥方艱河旣下壅上潰堪虞高堰水誌幾及丈五已逾啟壩之則淮揚徐海哀鴻設有不測疊浸之區次變爲極工賑兼施動需人萬計善後實難非僅能議送糧艘遂稱得策也孟開曰善事者能知戰地能得地利以迂爲直後發先至善河事者

黃高能使轉而低船滯能使轉而通又目前之急務也術將焉出予曰自太平河至清江二十里內有五壩三閘每一閘壩高低盈尺至清江大閘下水乃漸平聞現今大閘水面低于海漫三尺海漫高閘口十字街心尺許關于海漫上加

石三層則高於十字街心幾及四尺

自十字街心至石馬頭臥羊上行約高

五六尺過石馬頭下行至萬柳園峻坡斗落以達馬路與

十字街心高下約當馬路傍灘地低于馬路二尺許略平

大閘水面北抵太平庵圈堰過圈堰卽河槽傍之老灘略

平堰內灘地而老灘又高于渡船馬頭二三尺是王營鎮

頭之黃河水面較低乎大閘之運河水面二三尺也雖據

自九未驗旱平要之不甚相遠彭家馬頭黃運之間有夾隄東北抵汰黃大隄長三四里寬一二百丈中有積水深寬測量可行糧艘無庸厚涸興挑其有淺澀加估需撥卽

借夾隄爲兩岸又自大隄東北抵圈堰之兵四堡長十五

六里寬三四百丈法當于其中開河口寬二十四丈底半

之深六尺見丈約土百方

深六尺乃言其大畧新河長至十七八里法當分爲數段下段

較上段低四五寸以漸低至箝口勢始建瓴估時斟酌不可拘執

中貫大隄上抵奶奶廟

北之太平河石工下抵兵四堡工頭又當彭家馬頭開橫

河置草閘使通運河新河所出之士各于新口十丈外豎

築外四裏一五牧大隄隄高一丈二尺面寬一丈底寬七

丈見丈約土五十方。河成勾矩之勢，兩岸約長七千丈，計土三十五萬方。其土本屬真淤，唯取水稍遠，宜先抽河槽見底，以其土平鋪隄根，放夾隄內積水入槽，以便灌土行碓。每方連水碓給價三錢，爲銀十萬餘兩。將東清壩下之蓋壩接長，掩過頭壩金門，拆展東清壩至三十丈，拆奶奶廟後石工，爲新河頭，刷開圈堰，就兵四堡碎石工，爲東箱口。別做西箱口，創建彭家馬頭草閘。五工約共需八九萬兩，分投派委，同時興舉。限二十日完工。人夫工料就近易集，斷可依限報竣。放水兩日，乃開草閘，進船草閘，迤下新河長十七八里。兩岸並泊，可容千六百艘，卽閉閘以聚水。

力不過三次全漕畢渡矣

此因彭家馬頭之上游有五壩三關恐水面與新河高下殊異

則虞黃漲時頂阻使新河之水縮退同於頭壩故必閉閘聚水分三次出船若新河挑成經行有效之後當以暇時

改建兩石閘以板啟閉不過合數年堵閘經費為一勞永逸之舉查太平河內東禦兩壩

南北相直平如懸衡

近今太平河內絳道數重幾迷觀者然平如懸衡之大勢固無改也而

東壩下有運河頭壩掣溜故清水行至禦壩被頂不出即

時縮入頭壩黃躡其尾是以自平江定策以來四百餘年

皆患倒灌今大展東壩引清壘出以蓋壩要截退步直北

走溜轉而東注懸溜以下新河滔滔之勢歷二十里即遇

黃水盛漲新隄既高且堅不一二日即能聚水擡高抵着

外出此楊莊之所以偶逢悶口數日即通者也船由草閘

進出免三開五壩打溜之費每船不下七八十千文合計
得數十萬千藏富于下不止抵北岸緯挽之用已也果舉
此策非僅救目前危急倒灌之患可消弭于必世矣況以
四十餘丈之新河終年壅泄湖水足消淮源五分有餘下
游新淤亦可倖冀刷滌運河本容淮水三分存湖不及二
分則堰水無虞過旺爲淮揚兩郡民田場竈之害又所費
止二十萬無難籌議但運河諸廳工必大減或非河員所
樂聞耳本年船竣之後若以緯挽十餘里爲勞費則就雙
金閘引中河入鹽河至王營迤東出口使船出兵四堡順
流以達北運之口兩閘空則仍由楊莊出口順流以達南

運之口以繼文襄未竟之志此鄙人宣南答問中所議之一節也孟開曰此策可必效何不以告司河事者予曰是爲馮婦先民所誠非敢恣然于民瘼也望後過吳門與陶雲汀侍郎語及此事侍郎屬筆記之遂書以俟來者

此策專爲

濟漕故估計皆用漕尺

次年八月初四日在白門晤賀耦耕承宣因湖水下泛淮揚危急再三問救時之策予以行笈未攜此稿口指手畫曲陳形勢承宣嘆絕少頃朱虹舫閣學亦至再爲詳說翌日朱賀二公各以書致兩河督此事得舉與否固有數存乎其間非人力所能必然朱賀二公不避越

組可以爲有心世事者也。

僕以嘉慶辛未秋初遊袁浦至癸酉春仲而去閱今三十有七年中間唯赴春明舍舟登陸一過而已河事歲異月不同其最顯而甚者從前順黃壩誌椿大汛報存水至二丈八尺餘已爲異漲今年夏杪重遊袁浦順黃壩盛漲至四丈四尺餘今已霜後猶存水三丈八尺餘是黃身積淤丈五六尺之明證也僕以道光丁亥春季在揚州離袁浦亦已十四年所以目巧遙度而成此文播於外當事無不見者然莫肯舉也灌塘法行二餘年僕未嘗目寓其事今年始得見第四塘灌放之艱

險又下河七邑昏墊奠安只爭呼吸非如所說開新河
實無以救此巨艱者日昨霜節友人邀過其莊賞菊莊
坐落圈埵裏汰黃隄外老灘上卽僕前議開新河之所
三十年來墾出腴地百餘頃林落相望頗爲窒礙歸途
從鬼神壇北登汰黃隄見其隄外卽窑汪上抵太平河
奶奶廟前石工下抵汰黃隄上之頽破大王廟隄長約
十七八里南皆水佔無耕種地唯荒冢纍纍浸泡水內
有沒頂者約計不下二三千家存亡均屬不安宜由地
方官定期出示資遷高阜無主則官遷之大王廟以兩
水佔處十居八九輝漚配平河底可省土方費大半卽

借汰黃隄爲新河北隄別築南隄於大王廟上下刷開
接做東西兩隄直抵兵四堡工便處長不過三四里挖
毀民地無多現當錢糧支絀河底可減爲十丈五收放
口共寬十六丈足敷聚船隄根去河口各八丈聚水成
河共寬三十二丈較運河已寬過半足以消清刷黃矣
其彭家馬頭迤上汰黃隄南距運河北隄較遠可就築
土壩圈爲跌塘以緩湖水懸流下注之勢導入新河彭
家馬頭開橫河旣成卽於運河隄北先做草閘用五寸
厚長松板作底俟閘成再刷隄做草牆以通運河進船
臨黃一面亦先於圍堰南灘上做松板草閘以便出船

按漢書溝洫志載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漸深。河水重濁。隄壅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至前明潘印川始堅持張君之論。方主刮空。然其遙縷二隄。仍以築垣居水。聚水力而求刮空之功。陳平江於高寶湖中築東西二隄。以利漕道。東岸高於平地者數丈。是亦築垣居水之勢也。

國初靳文襄倡挑中河。由阜河下抵楊莊二百餘里。引泗沂之清流。入河濟運。以避呂梁三百里溯黃之險。其北隄高於平地且三丈。是當時地面低於黃面遠甚。文襄以高隄束之。清出糧進。築垣居水。功施到今。此處新

河正仿文襄中河之意。太平河石工高於窰汪二丈五
六尺。圈堰裏灘面高於霜後黃河水面二尺許。驗本年
盛漲水痕則高於堰裏灘面四五尺。而來源甚高。兩隄
堅束蓄水。至新隄之腰則無不長年出黃之理矣。新河
成後。現在之太平河塘子亦存其舊。遇湖水過旺之年
則啟攔清攔黃兩堰。分三路以洩清。或遇豫皖枯旱。陝
甘大水之年。湖水太弱。黃水太旺。出湖之水不能擡高。
敵黃則仍灌塘以利漕。艦庶乎正供必無阻。下河必有
秋矣。至蓋壩前於嘉慶十六年八月。接長至斜掩頭壩。
金門刷滌太平河積淤。立著成績。今年湖漲情形略近。

七月初前往相度形勢改變壩迹至無可尋詢悉前以
辦理倒塘湖水涓滴不入黃若使蓋壩挺出挑溜則恐
衝塌攔清堰阻碍灌放事宜故截蓋壩之尾段以益頭
壩名頭南壩而蓋壩退縮於東清東壩之掖下置可有
可亡之列今若舉辦新河蓋壩既無地可容接長則當
稍令斜挺逼溜而於頭南壩廂做邁埽斜向西北使出
湖之分溜入運口及新口者適均乃爲穩善道光已
酉立冬日倦翁檢閱舊稿加記他日有能舉此策者河
頭以高埽誌丈七尺爲

率河尾以兵四堡本年盛漲水
痕爲則比較高下是爲至要

右新河關鍵全在來源之高可以築隄堅束擡清敵黃

難者謂本年六月杪黃河異漲其時湖水積一丈八尺八寸而黃高於湖尙至九尺四寸是奶奶廟前後之清水矮黃遠甚何以能蓄擡使之必出黃乎應之曰水平法黃水平流每十丈低三分每里百八十丈計低五寸四分自順黃壩至兵四堡二十里

或云三十里則高下益多

以平流

計之當低一丈零八寸清水平流十丈亦低二分而下

關煞壩蓄之可使與奶奶廟前湖水相平是卽以本年異漲尙可清高於黃一尺四寸卽有湖水較弱年分或比本年夏間低一二尺而黃漲不減亦不過盛夏時開關數日一經消落仍前外注糧船沿途嚴催端節儘可

全渡回空極早亦在白露之後重空斷無阻滯約計每
年總可有二百日出清刷黃土下壩無庸議啟或遇旱
歲下河需水啟放高寶洞閘足資灌溉奶奶廟石工刷
開汰黃隄與高坡頭南北距二里許迤下窰汪皆係水
佔寬者百餘丈窄亦三五十丈岸乾時但配平河底不
必與大王廟下新開之河配齊寬窄蓋上游河寬則蓄
水較多而兵四堡閘口不過寬三四丈洩水入黃僅止
十之一二源遠流長不至跌低或寬可將窰汪應出之
土幫培運河北隄借作新河南隄則經費更省而工程
亦更堅實其河頭極寬之處若築一格隄劃出靠汰量

隄之乾地數十丈以爲遷水浸荒墳之地附近有一小庵略撥經費業住持常川咀梵以濟幽冥尤足慰仁慈願力也後十日再記。

小倦游閣雜說二

道光九年七月予初歸自都門兩淮鹽政忽有更替信運司不到任者閱三人矣友生借箸新使者自都馳信詢近日情形或有尙出庚辰雜著之外及所以挽頽起僂者走筆答之如左。

天下事必灼見弊之所極與致弊之源而後能爲救弊之策兩淮弊至今極矣道光八年春崑使奏明舊欠攤帶悉

與停徵專徵本年戊子綱正雜各項錢糧四百餘萬兩以
期年清年款而奏銷屆限徵銀仍不及六分已丑新綱開
已百五十日實運綱食額引一百六十萬道滾總才及三
十分之一實徵新綱錢糧并戊子未完之一百九十餘萬
兩才及百分之二開橋爲新綱大典而其日竟無一重船
下橋江廣各岸積滯鹽斤尙可銷至辛卯之冬戊子舊綱
之鹽已納錢糧而未捆出場者尙十之五六兩淮綱食引
地無論城市村莊食私者什七八兩淮運本須二千萬方
敷轉輸而各商資本不及四之一餘皆借質質息重至每
月分半鹽去課回非六百日不可鹽滯本壓質息具行

課則無資。捆鹽庚寅之春，卽屆奏銷，實徵斷不能及半。欲設詞欺飾，則無可造意。用計彌縫，則無處著手。予庚辰雜著所言，已料及此，而猶不意其如是之驟也。然而錢糧支絀之故，由于不銷不銷之故，由于私估私估之弊，起於官商。春秋之法，嚴于治內，內治修而外患自息，非迂疎之說也。兩淮弊根在改堂商爲庫商，以辦賞借。淮商有總有散，散商認行額引，滾于總下，以責考成。乾隆中，兩淮設立務本堂，僉總商中殷實知事者數人，董堂事，名爲堂商。兩淮之課，有正有雜，有捐有攤，帶攤帶有三：一則銃綱分年，贖課一則借帑報効，分綱納還，一則舊商消之，借給

皇本通綱情攤代完本息三者與正雜皆按限報銷其捐款上則有辦貢及交辦事件中則有內外酬酢下則有辛工周卹款目紛繁皆于開徵時約數按引攤派隨正交納從前正雜攤帶征存司庫指則撥歸堂櫃官主冊籍而商司出納其如何動用悉聽官指故正雜充足不干吏議公私裕如不受商制嗣後改捐款爲隨正交庫而堂商改爲庫商則司庫爲官商共管之地于是賞借辦公之弊起矣院司不能潔已授意庫商具稟以公事應辦而商力拮据懇恩借給庫款下綱納還爲詞司詳院批具領出庫官商朋分其所辦何公則絕無報銷文案官受商賄有挾而求

于是巧立名目任意取攜名爲噬散實則噬庫又將該總商承辦之月費月摺普濟育嬰諸事務應領庫存捐項者卽與作支作收抵對錢糧額引時或紬銷而外支概與抵納故捐款已支而正雜無完是名爲動捐而實則虧正也庫項支絀于此始基馴至部撥則無項可解商領則有款可指而司庫幾成商櫃矣淮綱錢糧納分三次以紓商力如地丁之分兩忙故商欲下場捆鹽則納請單過壩歸所則納程綱改子上船則納加斤嗣以部餉緊急而岸滯無需趕捆因開預納之例減數招徠名爲減納又以其借解急公別倡貼色貼息名目

商欠帶還則推至三四十一年之後並不徵息所欠一皇本并疊

請止息而商納僅早數月公行貼息貼色舞文顛倒莫甚于此減而又減撲給印本俟捆

鹽時送庫劃算其累減之課則加攤于不能預納之商及

奏銷限滿鹽則絀而未運印本存于商手顧置各商墮銷

之咎于不問滾總冊成各商皆有認行額引行不及額則坐壘銷而准其抵對下綱

抵對一次則一銀兩納二次則一銀三納展轉撲抵銀化

爲紙且現銀出庫衆目昭彰魁撲印本授受由于袖中于

是勾通書吏檢查遠年塵案有名可指無關不通任意洗

補一可改十虛取商領實撲印本銀不出庫而帑歸商橐

矣其尤甚者據商稟而給照票虛紙誑賀未開綱而借印

本空頭化帑駭人觀聽視爲奇謀而且辦賞借則云不拘

何款先行動墊問報銷則云商用商捐從不存帳詰虧缺則云商資現罄於預納責奏考則云官意自虛出通關設官督商則專以徇商設商裕課而專以侵課言念及此可爲太息至於私鹽之多實由官受商制而縱商夾私商被船挾而縱船買梟私隨帶赴岸運司又受商愚引不出庫改用水程開江及殘引繳部則四角皆由司截商又弁髦非鹽船不准裝鹽之定律私用車牌民船裝載梟徒與船戶交密洞悉各弊五六年來梟私竟有長船赴岸者矣梟船與商船同放冒借水程過關一兩次後關胥熟悉費利船行略無阻滯而江橫水販始與梟徒覲面交易矣梟私

價賤色淨秤足凡商之百計病民者皆爲梟作利市近又

重加河費三釐每斤增價五文而梟私益得暢達梟私鹽

出無官司之煩

淮商辦運納請引程綱加斤錢糧在運司衙門投收支廣盈架閣承發四房出人

各五六次徧歷經庫知巡四首領皆商廝名走司者主之故商命每懸走司之手然後轉應分司場員場員監掣批驗子鹽各衙門而後鹽得上船赴岸凡經一署投一課回房則有一次費合計所費殆淨正雜而迂曲備至

無壓擱之累近且威脅屯船強買商捆以省沿途兵役規

費出費愈輕則賣價愈賤私愈鬯官愈滯則商本佔擱而

賀息愈重是商以夾私求利而竟以得害也聽船戶帶私

津貼水腳不敷者往事也近則于子包內加夾私斤若干

準折船戶水腳者有之矣船戶於中途賣私者往事也近

則以停岸太久明賣官鹽者有之矣商廝押船串同船戶盜賣捏報淹消者往事也近則本商親押效尤奸廝中途以官作私盜賣報淹補引者有之矣庫商夾私所贏不足以償賀息賞借所分不足以贖慾壑于是愚弄院司詳奏銃銷銃銷者例因歷年殘引積多銃去十年硃單不給或將已給硃單銃銷一年不行捆運分網賒納錢糧而行新網也淮鹽向有根窩如田產之印契每年赴司呈根請給硃單名爲年窩年窩之價部定每引給銀一兩而暢銷時值或倍差故有根窩者爲窩商現行鹽者爲運商以已繳質押根窩硃單取息者爲質商院司既奏銃之後顧又另

給硃單填現在總商花名價實運硃單各員出示攬賀商
質買總商以無根之單白得窩價則噬及窩商繼又將實
運硃單奏銃則噬及賀商然而庫商噬散噬窩噬賀以及
噬庫所得雖不貲而不能無所分又爲奸人持長短且所
得皆印本轉賣止可七折故其卒歸於富厚者蓋僅見也
爲今之計唯有截斷衆流奏明現在實情懇請停撥一年
以下年奏銷爲期定完兩綱正雜各款飛飭西北各道切
實查明存鹽數目與現賣價值嚴禁短秤加色各弊其自
願減價以求速售者聽嚴禁岸票院發令委員赴江廣提
課岸商將課餉油蔴各
行取其會票到場私兌又有賀商索本利不繳將賣得本
取揚商手票赴岸守賣鹽兌銀者皆名岸票

課儘數提解至場盡發下場飭本商普收竈鹽

籌款借帑收買場鹽

皆奸人射利之說斷不可行嘉慶十一年初次官收淮北餘鹽至今堆貯因官鹽係照例定比商人自買價倍斤半莫肯配運也嗣後委官買則官乾沒之委商買則商乾沒之上游亦明知故昧以爲調劑故眞欲整飭鹽法必在清場竈而清竈之法非提各商已課飭買斷無實效

不拘引額如有縱容竈戶漏私

者卽將場員照律參辦製備烙印鹽桶飭發場商將舊用

私桶吊銷如有以大桶重利滾剝竈戶者

每桶毛鹽二百斤兩桶配築一

引已浮正引暨加斤滴耗之數近場商私桶旣放又以兩桶入分配一引

卽將該場商重究游

示各場俟停煎封鐵提到岸課悉數輸庫給引下場配捆

屯船出壩到橋院司親駐秤掣如有夾帶立將本商究辦

而嚴參場壩各員裁淹消補引之條以絕其望江路非鹽

船不能行走則梟私無從隱射民食專藉岸鹽三月之後其銷必暢銷暢則課多收鹽完課之餘乃付本商鹽船回儀照雜著所言院司親臨驗烙撤退庫商祇令自理營運所有應辦公事由院司臨時派委一切支發並先期牌示從前所給印本各歸各綱止准劃請引目不准抵對錢糧凡後綱開徵之後前綱鹽半未出場各商下場配捆全憑印本劃請引目若准抵下綱是前綱鹽憑何捆運奸商所認額引鹽斤先于大斤內夾出未捆之鹽意圖歸入細銷而以印本抵對後綱此弊不除庫項斷無充足之日場鹽斷無盡出之時矣如果統計一綱印本實已浮于百六十萬餘引之額則當核明某商浮納之數准算後綱認行之課不可准其作抵換本轉轉混淆也故不准抵對實係正辦並非苛求

庫項出入皆以現銀盡革商領舊習然緊要差遣不能不借助羣材試用員難

累百大都宦裔賈子策名伊始已辦貨身須于下車時頗數接見察核培植可用可信者五六人庶幾指臂有藉果能此道不過一年場無透私則梟徒自散岸能暢銷則轉輸自速庫充商裕卽官于其土者亦不必與商一口而始有沾潤矣俟兩綱並奏之後仍復納分三限及捐款歸堂之舊唯收買場鹽不可拘額岸積旣盡正綱不敷民食必請提行溢收課銀應准其抵補清查案內之攤帶錢糧自嘉慶紀年兵興以來兵河兩項報効不過二千三四百萬而道光六年清查庫項商欠反至五千餘萬可知以報効爲說者皆右商而左貉者也亦宜奏請准令將報効之項

劃抵欠款追還議敘以昭核實陸續撥提行溢課歸補商
欠之三千餘萬補足後提行之課卽作正報撥仍陸續將
皇本八百萬提回所需行息經費所取商息多係給南河挑濟運道之用頗關歲
額皆於提行溢課內案款分解將借本報効二事永行停
止以杜商口庶幾中策之得然當此積重難返之時非能
得其要領持其要害痛加懲創則無以大畏民志而覲覲
庫項之心不能自革必至連名告退以挾制于外買客譏
彈以謠誣于內效未見而身已危矣若仍前摸稜則厝薪
之火必一發而不可救此所爲去者接浙來者埋輪不涉
畏途而弃如敝屣也

按乾隆四十二年成本案所定每引十四兩零之數本屬浮多兩淮正引一百九十餘萬道除攤課不行鹽之三十萬道計實運綱食鹽引一百六十餘萬道實徵正課銀一百八十萬兩零又織造河餉銅斤滷稅銀共約三十三萬兩皆人奏銷其雜款如南北引費減半平餘銀五萬兩各省匣費鹽規銀約七十四萬兩則歸考核共應征奏考錢糧二百九十餘萬兩例應按引攤征歸入成本此外如辦貢及交辦事件雖係無定活支然緊要公事自應按攤准本至尋常捐款本係各商自出贏餘以成公舉若攤入成本是取之江廣士民何名商捐

故歷次報効之項皆有明文不准攤入成本則其餘捐款事同一例至

皇本行息自應在借領之家征完參價自應著分受官參之家繳納若一體攤入引課作爲成本尤爲事出無名計正雜所征每引不足二兩一切辦公之項每引再作兩許約計二百萬之數似已敷用然自停止攤帶之後每引仍征銀五六兩此事之至不可解者也再者岸鹽一暢商立生心從前江廣暢銷時雖不敢明增官價而于水販之銀折成庫紋外再加四十八色壟斷病民至于此極又綱食各岸零蕘賣鹽皆以庫紋折成錢價而

鹽秤則用曹砧九折合庫平每斤止有十四兩一錢病

民滋訟開費累散

凡構部院案後總商卽開訟費接引派出故三十年來總商以訟爲樂與

堂商之護散息事者殊異

皆事之宜預防者然必總理不袒商然後

院司能舉其職

賞借者庫商稟懇院司賞借庫項以辦急公與借領

皇本辦運者迴殊嘉慶六年總理費瀆于審辦許如金控案覆奏內乃將賞借字擡頭繕寫影射

皇本以圖朦混蓋賞借數目較多者必通總理乃敢稟詳一有控案總理無不委身袒護又兩淮控案當其出控之初皆求輸而不求贏蓋贏則現商伏辜而無益于控

者輸則飽其慾壑而承問各員無不饜飫此節爲兩淮根本之弊而知者絕少故申言之

淮商之所以聳聽與談士之所以護商必曰兩淮先課而後鹽而核實則淮鹽幾無課并不得比後課也故總一歲正課之額而乘以現在商欠通計三十年正供所入或寡矣然庫項所分不能遍散商故散商之利重在賣私而總商之利則重在侵帑又淮境雖廣然出場到岸皆係長江大河巨艦直達其四而之灌淮者潞蘆則陸路逾千閩粵則谿澗換船五七次又挑負越山嶺數百里以與一水關通者爭利而不可止其故何也蓋由

淮南最巨中外有力者一口祖商既爲寬議官價于前
又爲嚴禁跌價于後壟斷病民卒以自斃明乎此則所
以治淮嵯者推類可見前書止爲佐治者言若柄政者
固不必迂曲如此也故又附記數則於後

小倦游閣雜說三

道光十六年六月編錄舊稿孟開佐校閱既畢事問吾叔
僑揚久知嵯事深言嵯之文二篇皆不及緝私而專清竈
竈果能清乎竈卽清鄰私仍不能淨將毋吾叔之術猶有
不盡言不盡意者乎子曰善哉子之問也夫嵯利事也竈
利人也言利悉秋毫是固其所然貪賈三之廉賈五之事

固有遠之而後近者今離商之求利亟矣而舉事與用心
適相反是以如是其岌岌也兩淮場之廣草之豐滴之厚
皆甲天下自場至岸一水直達長江大河巨艦乘風轉萬
石其四面鄰私灌吾引地者唯湖北之宜昌一府逼近川
井浸淫爲易是外則皆支港山谿盤剝再三然後牛引人
負或越沙磧千餘里或緣峻嶺數百里以與兩淮爭其數
不敵至明也卽本境之私出場竈賃頭口算舟楫價皆倍
于商加以咫尺買路而後行又有鹽行鹽關邀截抽分其
所費較商納官課有贏無絀又非有巨貲副本以與淮南
爭其數不敵至明也然而湖南則灌于粵私湖北則灌于

潞私江西則粵閩浙私三分各灌其一河南則灌于蘆私
安省之池甯則灌于浙私腹內則本境之私充斥以致官
引壅滯帑藏空虛者則以淮商求利至急而官又力助之
攔行擡價與人以不能買攙和沙泥與人以不可食剋扣
官秤與人以不敷用以歐本境之私使之必達于岸延鄰
境之私使之必通于中而不知止故也善治淮漕者必反
其道而用之先結清前案截斷衆流然後講求言利之方
釐剔成本使六省之民皆食賤鹽以暢銷路兩淮之商皆
獲奇贏以速轉輸計六省戶口專銷淮商之鹽則一歲無
慮必行三綱矣淮綱有六十萬引每引正雜奏銷銀一兩

三錢雜支考核銀五錢其外支辦貢辦公一切公舉每引帶徵七錢無不充裕者三共徵錢糧銀二兩五錢五六年來場鹽桶價未嘗及六百文兩桶一引鹽斤實爲寬裕是每引鹽肉價約銀一兩則經手已大有沾潤其大使分司壩員監掣批驗子鹽各官吏引費場額鹽少者若一例減費則不敷辦公法當于減分司壩掣費時取齊使官缺之肥瘠畧同而商本多寡劃一以昭平允及運使首領官司房請發驗掛諸費減浮裁冗以辦公從容爲度共約每引銀

三錢場船抵壩約二錢五分屯船抵所同之江船抵岸約一兩三共水腳銀一兩五錢包索捆工銀約四錢場店費約二錢岸店費約二錢匣費約三錢三共銀七錢窩價銀

一兩計江廣綱引每引共成本銀七兩四錢再優加餘息銀一兩准爲岸價以每引正加共三百七十四斤計算每斤不過二分三釐零而商本除完課係庫紋外餘皆揚平市納又暗贏平色銀四錢是統計商息已逾二分較原案之三釐倍蓰矣其食鹽之口岸成本約減二兩每斤止銀一分七釐零以現在庫紋折成加三五制錢市價鄰私本境私糧船私皆萬無可以行售而侵佔淮綱者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斯之謂矣行之伊始尙有存鹽攔佔一年之後程綱斷不敷食然不可仍如前法提行使奸牙得肆煽搆應卽奏明將本綱繳回截角殘引用紙接角蓋印再

運名曰重綱若能行三綱則名再重重綱之鹽既無窩價
雜外二支又可大減揚岸店費無須重科每引成本又輕
二兩更易行銷俟試行三年成效不著然後通盤酌定成
本岸價永爲遵守

國家必可歲增四五百萬之正課漕商必有歲入五六百
萬之餘息而另庫閑款充裕可以百廢具興且藏富于六
省之民者歲至四五千萬向之以業私死于非命者歲可
保全萬計當事顧何憚而不爲此也耶然而興廢之故繫
于人而囿于地自儀河淤塞江船挂泊老虎頸池掣改爲
洲壩而弊竇自出必宜挑濬寬深使屯船抵天池江船

沙漫洲口內以復舊制然旋挑旋淤勞費無已必于放生池上首築大挑壩將淮漕逼注儀河使出口水力足敵江湖如瓜洲運口則淤不能停然正漕注儀河而瓜河止分壩頭回漕則瓜口必淤貽害運道是不得不籌兩全盡善之策也按七年冬議開瓦窑鋪新河徐春帆黃南坡皆從余問利病予曰此河于河事無益於鹽事有損堪輿家所謂水入懷而反跳也若必成則揚人乞食不遠矣及八年春河成而鹺遂大敗壞今新河斷不能議塞唯有相度石廖二溝西南田坂絕沙河開一深寬越河分掣二溝之漕以達高旻寺前使向東直竄之水仍灣環弓抱回繞揚城

並引江潮暗拱，則揚城有兩重西流玉帶水上堂形勢更勝。所謂揚揚悠悠，顧我欲留者也是。因敗爲功，轉禍爲福之機也。且增拓一歸江之路，于河事尤爲有濟。越河尾緊依挑壩以歸正河，上以擎托淮流，下以刷滌瓜口，則運口亦仍前通暢不憂淤墊矣。唯是兩淮歷屆興工，大都調劑官商意計不及公事，若必舉以實心，應咨明河督調諳習測量估算之員，勘估仍由河督于霜降後調三道屬之幹練千把協効分段實挑，按估確收庶可一勞永逸耳。嗟夫言之易行之難矣，豈行之必難乎？肯行則難矣。

予鄉有販鬻酒者，其父子皆嗜酒，故扣斧以白給沽。

者嫌其斲小開罈數日其父苦生涯之澹充水一桶其子不知也又充水焉沽者皆退回原酒父子猶爭執酒好出饘于盎則筋斗蟲遊甌面矣觀者啞然是淮南之智也。

男誠孫希龐希蘭校字

家承

三

安吳四種卷第六

涇縣包世臣慎伯著

中衢一勺卷第六

附錄三

開河日記

道光九年六月六日戊辰由館陶登舟沿衛溯汶入開河
南返予南北往來十次從未經行開河僅據圖籍終苦不
能了達心口此行庶補其缺先是八年冬王氏妹率男家
起送女孟儀與館陶明府陽湖張翰風之次子仲遠成禮
予今春入都約夏間迂道至館陶偕返館陶去臨清陸路
七十衛河迴曲水程增十之八而湍流迅疾申刻發柁薄

暮已抵尖莊。蓋去城已五十里矣。

初七日己巳。味爽抵臨清。小關關就河岸。老樹絡竹。纜截船已刻抵汶口。清溜雖外出而深才三尺許。衛汶交匯之處。有掛口草壩。壩內有江西糧艘。擱淺冠蓋四五。事絡繹嚴催。用五六十人引纜。纜絕而船不行。乃於口外提撥船八撥米。子上壩。東南行五六十步至頭閘。閘外淺船三閘內。淺船四轉南行二里許。則二閘兩閘之間名塘子。可容糧艘五十。若並兩艘於塘中。名雙灌。則容百艘。向例先下滿頭閘版。乃啟二閘放船。一幫入塘。俟二閘版下。乃啟頭閘打船出口。名曰倒塘灌。放爲汶口溯流至分水龍王廟。

水程三百六十里，勢如建瓴，節節以閘約水。濟運恐敞閘則直洩無餘，淺滯重艘故也。先是汶水微漲，而衛水未發，清溜外注，頗匪。刷深口門，五月廿七八日，衛水長尺許，抵住汶水濁溜，漾入頭閘口，瀆沙。江廣船身笨重，雖迭經在濟寧東昌臨清卸載，仍吃水至四尺。予見二閘板上水高於板下五尺許，詢知二閘上抵戴灣閘，河路長四十里，現過江西饒九幫在後，止贍八幫，不過四百餘艘，相度形勢。若先下滿頭閘，板啟放二閘，注水令極盛，乃啟版，用長河水力冲刷，不過半日，積沙即可刷通。計洩減水勢，不過二三寸，無礙浮送尾幫。否則於一塘尾船見淺之時，卽下頭

閘啟二閘打船進塘前後套搭頭閘蓄水高於外河且六尺雖二閘下版水力不盛而乘高下注閘外壩內之船自然浮起遙行打出數十艘積水宜洩畧盡卽將尾船留塘下頭閘版再提二閘內船進塘如此鉤連打放一日可兩塘半官吏減守候催督之煩丁舵免耗米盤船之費七幫尾船不兩三日亦可出口矣來年於初倒塘時卽行此法必可趲快計餘日官民兩便而有司皆催漕熟手實力從公坐烈日揮濁汗手徹脣焦計不出此可怪也又登土山周覽始知閘北有磚城名舊城南面套以土城名新城兩閘皆在新城內土牆大半傾卸而閘閘悉在者以倚河爲

通商馬頭故也西刻淺船始出口予船趁空搶過兩關抵大關不得過遂宿關下

初八日庚午過關行里許西岸有新葺佛祠詢知卽乾隆甲午秋壽張逆民王倫據爲宮以攻城月餘之大佛寺也四十里抵戴灣閘居民十餘戶皆編箕柳爲筐斗

三

十里至魏家灣爲糧食馬頭清平之首鎮而高唐清平兩州縣兌漕水次在焉予酷飲月下與肆主張老閒話言及東省兌費皆頭船一丁獨得以辦糧道總運衛幫通倉各費贏餘歲三四千兩他船丁止得行月正項而已又言高唐崔君長於催科葢高唐不三年捐升知府又爲子弟捐

官三四人而囊橐尙從容清平送本府漕規例三百兩高唐四百五十兩去年本府劉君改爲按漕一石取規庫紋一錢較舊加倍語俱駭聽是日交小暑

初九日辛未開船行八里至土橋關十二里至梁鄉關湖南幫接連過關艤舟候至午刻尾船始盡俗謂之大扳艫漕帥朱公押尾船朱公清操過人僕從起居至簡易漕委隨員座艦前任已派定者公皆不變易然節制之使不得藉公事以訛索丁柁遇脫空不發令催提而船行自速可謂握要而事理者也然漕弁之謗蜚起矣關入堂邑境過關五六里河道漸直自此至臨清口門九十里河流環

曲句倨水回而湍足以刮空又不徑洩因知前此爲川者
能明周官匠人之義士不通經果不足用亮哉 風聞堂
邑有草名氣不忿又名公道人植田頭以爲界址或起意
欲占鄰田則草反向已田行根茂不可芟唯堂邑與冠有
此種故二邑無田土之訟予以讓闢散步詢阡陌間土人
爲指田頭所種形畧同枸杞而葉背有芒釋氏謂冥王鞞
獄先吞鐵丸有私曲則鐵丸內灼以此草例之則其說殆
信妄得其種徧植寰區以息訟睦民耶 二十里至新開
大風雨驟至惜不久未能透土無救旱望霽後於月下又
行廿里抵東昌府東門闌住船

初十日壬申入城探畢恬溪明府字信問恬溪文登人僑

寓東昌經術湛深年逾七十以大挑知縣需次江西三年未得缺甚以爲念至其家知於今年三月始署上高又於途中聞推小車者云昨晚高堂下冷子大如盜木棉盡壞屋宇傷者無算直隸山東皆呼雹爲冷子 廿里至利和

務關 十三里至周家店關丙戌六月偕亡弟季懷出都會駐車於此食大桃甚甘今舟子倚柁買桃子不忍見也急令解纜 十二里抵七級關關入陽穀境夾岸俱有市陽穀莘東阿三縣兌漕之水次也

十一日癸酉風略定連日皆逆風溯流昨日尤旺緯挽

勞幾如上峽十八里至阿城下閘又二里至上閘閘東闔
闔甚盛土產阿膠河西三里許有角大寺寺後百餘步卽
阿井井寬三尺許深四五尺色深黑出井卽清澈飲之令
人墜重止中煎膠土性沙鬆甃磚不數年卽壞近唯土圍
出水頗澀阿城古甄治陳王墓在焉今屬陽穀唯阿井周
圍百步屬東阿故東阿有貢膠役而土人頌之曰山東有
二寶東阿驢膠陽穀虎皮虎皮今藏陽穀庫土人傳爲武
松所打死於景陽岡者也景陽岡在阿城東南廿五里土
人又言明初有陽穀知縣武姓者甚貪虐有二妻一潘一
金俱助夫婪索西門有慶大戶尤被其毒民人切齒呼之

爲武皮匠言其剝割也。又呼爲賣餅大郎。言其於小民口邊求利也。說雖不經。足以爲戒。閘口爲盤鹽馬頭鹽。捆重八百斤。爲圓球。浮於額引者。倍差。而入店仍攙和沙土。扣剋斤重。土人皆言有司利其規費。助爲奸虐。是天下之通病矣。又言現任陳君人安靜。唯任胥吏過甚。赴訴者常半年不得一面前。任蔡君年少勤政事。無留獄判決。速而平。唯收漕每升加三文。其時民皆樂輸。而今以爲例。不可復減。予見丹徒故令周以勳。以辦嘉慶十九年旱災捐賑。得民次年收漕。公議以加二完納。後任欲援其例。鄉民萬餘圍其署。至不通薪水三日。而竟不得減。君子之於取也。當

思其事之所止毋徒畏傷廉已也 八里至金門下閘又
二里至上閘水勢甚平旁無民居而作雙閘旣擾商復滯
漕不能測作者用心之所至 十里至張秋閘閘入壽張
境夾河爲城西半城乃商賈所聚土產氈貨爲天下甲
十里至張家營嘉慶八年廿四年兩次河決糧艘皆由此
處入湖中間東岸有五孔橋石滾壩一座單閘三座木橋
五礫石滾壩一座西岸有木橋兩座爲南北沙河口又木
橋一座爲趙王河口兩河頭皆在直隸長垣縣經由曹濮
一帶其河皆寬廿餘丈而灘爲土人占種止存中泓二三
尺以故平日則爲旱河一遇大雨宣泄不及隨地淹沒小

民不明大計全在司牧之加意矣每年汶漲而西水未至常有水倒漾入河尾遠者至十餘里自臨清至此二百里乃有支河傍入之水東岸之壩閘所以防兩河水發減入東平東阿一帶溝港引下齊河之大清橋以保民堰而利運道也嘉慶廿四年秋子客山東承宣松庭先生

岳齡安

署時東河馬營壩決口水由趙沙二河穿運入大清河黃水北抵阿城南抵戴家廟寬五十餘里東省被災者五十餘州縣予告承宣以發賑銀必用兩寶免致印官藉口賠墊開濫遺之漸承宣以爲然並委解交府庫使委官不得與印官相見至今以爲法嗣奉部撥餉一百卅萬協濟

工承宣仍發兩寶公子伊綿阿告予以家君到東半年已
贖三千餘兩馬工餉若用碎白對搭可得平餘萬一千七
百兩用資辦公予以告承宣承宣曰極知吾兄見愛且吾
兄首教吾發兩寶非教居停封殖者唯此銀本當解戶部
解部例用兩寶今以馬工決口。

聖主憂勤小臣曾不能少効棉薄而反以爲利於心不安
至局員之是否乾沒非小臣所敢知也予嘆服予出遊三
十年所識大吏以百數見得思義自大興朱文正外唯有
岳公矣公滿洲正白旗人出身吏部調任陝藩而卒於廢
惜哉是時也黃河由利津瀟臺入海而惠民城逼河濱狂

滄齧護隄至險急署命陳超詩蘇州進士子同年友也岳
公許以帑三萬搶護城池陳君只領八千曰若能守者八
千已可必不能卽三萬無濟且恐吏民知有三萬心稍懈
反致貽誤陳君欲遣其妻子侍太夫人赴省寓而已身與
城爲存亡太夫人曰惠民城中七八萬戶誰無父母若能
盡遷城中老弱婦女者我自率婦與孫上省卒不肯行而
城亦竟保完固母義子廉真不媿豈弟君子之稱 二十
里至戴家廟闢東平州之西境也廟有豐碑前明崇禎年
物行書直行頗有法。

十二日甲戌三十里至安山關卽古安民亭水經所謂

水西南至壽張縣北又西南至安民亭入於濟者也臨河
多樓牆壁軒櫺甚壯麗亦糧食馬頭東平泰安萊蕪三州
縣兌漕水次河中有江西承造直隸初限撥船二百隻篷
纜破朽板縫直裂前後鐵葉脫落十八九船未到埠而已
萬不可用官事往往如此可嘆也詢其長年自去年五月
開行領川費五十兩匝月有餘尙漂宕關中訛索商旅病
官害民若能通融將川費銀加於油艙由糧道驗收交幫
船分帶遇淺既可撥米船中又可帶貨幫船到而撥船亦
到交官收明可濟實用似亦官丁兩利無傷政體之舉也
三十里至靳家口閘夾岸皆有市各長二三里張秋以

南推爲巨鎮。天旱甚。自張秋至此。居民皆插柳於門首。擊鼓祈雨。嚴斷屠沽。而沿河仍有以柳筐藏肉。至船傍爲市者。官禁顛預久矣。私禁亦復不齊。人心風俗。月異日不同。遂至此極耶。自張家營至此。河面寬僅可十丈。較張秋以北減十之六。故溜勢尤迅疾。十八里抵袁家口。閘閘爲汶上首鎮。縣漕在此收兌。居民三千戶。通商賈百貨。船未抵閘五里。而水沫大至。知汶水發頃刻高三尺許。閘溜急不可上。遂宿閘下。連日雨勢甚大。而入土不成。分寸陽穀以南。麥田俱未耕耨。秦兗兩郡亦同見此盛漲。懸知秦山以西。霑足矣。

十三日乙亥早起水漲已八尺閘益不能上登岸詢土人云東南五里許有劉家口上接王家河直抵何家壩壩在汶河旁盛漲橫溢傷田禾故築滾水大壩以減水去袁家口東南四十里凡寧陽之兔兒山曲阜之東山發水匯入汶河必先由何家壩溢下王家河出劉家口入閘河汶河正流仍由東南迂曲行且百里乃至分水龍王廟南北分下北有劉家口倒漾頂溜廟前水北流者止由斗門入南旺湖大溜悉歸南閘俟漲定乃仍北七南三之舊予見水沫已定乃以三十人兩面絞纜挽過六里至劉家口口門寬與正河等溜外出已不甚駛與西岸大王廟相直過

口門遂如平水蓋擊託上游得力故也 十二里至開河

關閘背出水止二尺船過若不知者西岸有小市舟子雜

舟大樹下飯糲夫予息陰樹側聞糲夫與土人述徐州總

兵裘古愚安邦之潔已愛民勤公戢士拉雜無倫次略謂

裘公於嘉慶十八年署夏鎮守備時本境旱荒而鄰邑竊

發裘公條約富民不得閉糶擡價窮民不得聚眾強取棍

靜於市賊靜於鄉及其去仕也江南山東兩省居民扳馬

脫靴號泣路餞今年巡閱至沛縣沛令公出典史出迎公

于馬上拱手曰我入沛境一日聞百姓無不罵知縣典史

者做官爲父母榮顧以求錢財故拚父母與人辱罵耶

頃沛令送供給至公曰速爲我將去幸告若主說裴姓人
從不吃萬人咒罵之物予曰聞人毀裴公者甚多又聞其
用刑太嚴酷衆譁曰裴大人再說不出他不好處只有做
賊人恨他我曾經偷過鷄鴨被獲毒打一次便改過到於
今但是有良心賊也不恨他古愚與予交善久每晤言必
以居上不寬相勸勉至其果敢勇往不爭間氣洵爲近日
難得者乙酉夏嘉興白糧幫在水次殺人數百反割截首
級懸掛頭梳自嘉興至淮安莫敢過問古愚時爲河標副
將購線人知其端末乃白督河漕三院捕之三院不許如
是者三古愚拂衣起曰安邦武人無大人等局度白晝殺

人反揭竿號令過城入市。

國法何存安邦唯候叅而已遂挈兵二十人至河干單身上船呼名而檢其艙一一就縛三日所偵得的名三百人逸者不及四十悉縛送浙江歸案而浙江被議之道府廳縣悉冒古愚功以得開復古愚絕不與校然予見文武職官無不切齒詆毀古愚者是故民之所譽官之所毀官之所毀民之所譽也官民之毀譽相反如此可進退人才之柄者良不易矣。十里至十里關無板唯回空過畢用開牆作壩基耳自此北至臨清每年間段估挑三年普律大挑然東西兩岸長且七百里絕不見有土山設官而不

能養河員又不能噬民乃專噬帑良用爲慨自此關以北
水皆北下沒五里至分水龍王廟廟門正西五汊合流出
口處北下水湍激以北河斗也南下水蕩漾以南河平也
三七之分以此泊舟廟前謁宋尙書諱英字失傳白老人
山東東平人祠作五言二首

尙書無人說瓊山有微詞

邱瓊山去尙書不過三數十年而刻祠壁詩云更無人說

宋尙書得毋不與立謂同柳下知責賢固貴備苛求或非

宜白老信先覺覺民事有涯所恐不逮事豈在誇梁肥
尙書祛媚嫉聰斷復兼茲遏汶貫河衛公私趨瘡痍不
然秉麾節踞牀驕如癡以位色拒人攘功巧溝其國是

未遑惜清議安足維不涉世途險詎知今則微斯人不
可聞牛渚發哀詩閉戶憂鄉鄰愧之簞瓢姿

汶水改南流用良非禹績遏其北東性豈伊龍王力正廟

祀分水龍王老人洞水學三七分南北裕源則導泉就

下爰匯澤湖空納汶漲汶弱挹湖汐齊魯間謂水入復出者爲汐下

游復引泗擎浚使不激懸流載高地正供輸上國於今

五百年遠矣食明德禍福聳愚蒙榘棟走玉帛開河而村落可

泊舟處皆祀如何祠白公側屋僅容席神不歆虛賽民

宜道其直興祀誰同符南有平江伯成祖八年白老人築戴村壩開會通

河十三年陳平江築高家堰開清江浦而後南漕得以一水直達

五里至柳林閘。河水始南下。例以重船尾幫過。竣卽下。呆板俟尾船出衛河。乃起板放民船。二十里至思賢鋪閘。宗聖之故里也。廟在嘉祥城中。去閘西南三十里。三十里至伙頭灣閘。宿閘上。自開河閘至伙頭灣閘。水程七十里。兩岸之內。大抵皆湖。登舫四望。彌目皆葦苗蓮葉。近者逼隄。遠亦不越二三里。東岸則螻蚱蜀山。西岸則南旺。東岸開河閘。南北各有一閘。北閘名洪仁橋。南閘名新河頭。相距約五里。則通螻蚱者也。螻蚱湖長十里。寬五里。以形名之也。史謂之馬踏湖。柳林閘北有金線閘。思賢閘北有
利運閘。南有無名閘。皆通蜀山。蜀山周六十餘里。西岸十

里關北有關家閘分水廟北有常鳴斗門邢通斗門南有彭若斗門又無名斗門又劉家斗門柳林關北有張全斗門盛進斗門土地廟閘皆通南旺南旺周七十餘里西南距四五十里有兩峯聳起而岡巒連接者則梁山諸湖大都是梁山泊之遺址蓋其地勢本窪又北宋黃河行張秋一帶故漫水至廣八百里荆公常欲決梁山泊以興屯有客譏以須別穿一梁山泊乃可荆公當日如何決如何興是否有成見不可知然水瀦則漲漫水行則就道今梁山四面隴畝相望烏覩所謂別穿者耶書生不解事每託高議以阻大計大抵然矣洩在明初其水道仍如禹貢自

老人創築戴村壩於東平州東以遏北東趨海之路導之南向入運螭蚌蜀山居運河東岸者上游分汶水支汶而於汶水經流旁又置閘座以收下注旁溢之山水入運復於運河東岸置閘使漲則灌入弱則引出至南旺湖坐落西岸汶須截運乃能入湖爲力較薄故西岸斗門閘座倍於東岸然遇夏秋少雨之年湖積水不及定誌而汶源又弱則恐艱於浮送白老知東省多泉故於上游各山疏導泉源四十五派以渠引入汶泗各河無論瀝水衰旺以泉濟河以河接運法至詳備聞近年泉河通判莅各縣查驗止取薄規並不躬履泉塞渠涸者大半

十四日丙子過閘十里至安溝南旺湖止於市後二十
里至草橋閘卽濟寧州西關自伙頭灣以下河勢趨東閘
上五里北岸有閘其下五六十步有環橋皆通西湖西湖
長七八里上接蜀山之尾而不通專積瀝水亦藉運河內
灌爲州城勝觀史稱宋尙書合馬常泊之流以益汶在濟
寧州西北與蜀山接則正西湖也然西湖水無關損益若
獨山則在東南且與蜀山遠甚段懋堂誤以西湖口環橋
爲泗水之尾故云泗水至濟寧州天井閘入運河二里
至南門天井閘懷寧丁懷甫良嗣以貴州知縣督運京鉛
泊舟閘下急過從一談並問翰風近況及宦迹甚晰懷甫

今年人日在揚州枉過閱日走答而船已開行甚歉無意
中得此良覲爲之大快懷甫在揚時見子著川紬袍曰吾
貴土產亦行到揚州耶予曰此出川中非貴州物懷甫曰
乾隆中有循吏山東張姓者忘其名知遵義府見其地有
橡樹遂遣人歸覓蠶種及繭師教導人放繭織紬迄今教
行通省出產甚旺有京莊漢莊此尙非其佳者予入都遇
遵義舉人洪應奎詢知始教導民者爲陳公玉璧山東進
士乾隆中履任非張姓也凡今放蠶所皆祠之因以詳告
懷甫樂只父母陳公當之矣一里抵在城閘以養水送
鉛船閘下滿板不得過汶水正漲無虞淺澀若謂溜急用

資擊託則三里之內有閘三座溜勢本平援例以恣婪索使來往船隻坐烈日中徑日 閘河以台莊入東境爲商賈所聚而夏鎮而南陽而濟寧而張秋而阿城而東昌而臨清皆爲水馬頭而濟寧爲尤大與濟南長山之周村相埒其出產以煙葉爲大宗業此者六家每年買賣至白金二百萬兩其工人四千餘名好勇鬪狠每爲守土者之累西客利債滾剝遍天下濟寧獨不能容貧民之財不外出宜其殷富也兩河督南駐清江浦東駐濟寧州浦上居民皆依河以求衣食而濟寧則否濟寧有衛轄前後左右四幫水次在本州者五之二

十五日丁丑過在城閘閘東有板橋通水乃南岸市河無
關漕運。六里至趙村閘。七里至石佛閘。十八里至
新店閘閘上二里許北岸有堰水閘以洩坡水入河至此
河身復寬至十六丈。八里至新閘。六里至仲家淺閘。
仲子廟在南岸廟後平坡積水甚寬長產營形略如蒲而
莖方長三尺許六月刈之堪織蓑編箔打繩索結實如香
附而有芒根如茨菰而圓冬掘之可煮食予經行南北數
千里所僅見也。六里至史家莊閘河勢又歸南北。八
里至魯橋兩岸皆有市泗水自東北來會于沙洲寺前漱
土人云泗水頭在泉林寺尾在沙洲寺也魯橋東南四十

里又有白馬河與泗河先後灌獨山湖白馬殆卽曲阜之沂水也口內廿餘里有美女二壩攔水入獨山湖運河須水則挑壩使河水外注運弱甚則并引湖胡朏明謂泗水禹迹自滕沛徐邳宿桃至清河入淮今徐州以南故道悉爲黃河所占者誤明神宗三十二年尙書舒應龍侍郎李化龍曹時聘先後開濬泗河自邳州東之直河入泇口上抵夏鎮中鑿韓莊引微山湖水以行運而避黃河呂梁之險至胡君著書時中河容未開則泗亦於邳宿之間入河耳不容徐州以南遂無泗也東岸自魯橋以上至蜀山湖尾之伙頭灣西岸自棗林以上至南旺湖尾之安溝長

八十餘里以目力約度其寬各不下二三十里西岸自石佛以下大都水佔自道光三年被災以後瀝水遞積迄未涸出東岸雖尙耕種然亦多水窪隄岸高于平田纔四五尺平田與河內之半槽水相平土性膠黑保澤鬆柔長穀若得念切民依甞曉農事不專爲屬吏計囊橐之君子莅其土而河員又不掣肘相度地勢人情慮熟而後發要以三年成效必著可使同於江南之高郵寶應每年約地力所出秬米不下四五百萬石矣較廣平之磁州永年保定之文安大城水性土質皆遠過之法宜先附隄十丈外開寬深溝以其土培寬大隄漸掣積水入溝中又度積水深

處加圍以瀦水計地開子溝以土培路四面大溝略如井
字以通於瀦尤宜先核糧冊將瀦水及道路溝渠挖壓之
地公同攤認於可耕田內約扣步數爲畝以免爭執召募
江浙之勤農爲師其經費斷宜依業食佃力借帑攤還之
例然必須盡除以工程爲調濟之習氣亦不可使承辦人
賠累則行之可必效若虛慕名高冒昧舉事則予言將有
作俑之慟矣 六里至棗林閘 六里至新娘河河在東
岸獨山湖出水之小口也 六里至南陽閘南陽爲魚臺
首鎮昭陽湖頭在其市後自此以南乃明穆宗時尙書朱
衡所開新河舊河在獨山湖東經穀亭南至沛縣之留城

急雨至不能登瞭詢土人以紀形勢再作五言一章寄題
白老人祠

三日度河湖偉矣老人縉子村憂憫懷豈僅轉漕急嘉
祥濟寧間隄外平如織百里土塗泥利可興溝洫膏腴
不自愛頗足當漕白惜哉宋與金

諱純字德脩泗州人
官侍郎佐宋尙書治

水者今配
食祠中

未有明農力或謂轉重空珍水至涓滴安能

問疾苦更事距川役不思水利興水害乃能革十年五
被潦秉耒民持戩相時謹宜蓄導脈疏湮塞灌溉與浮
送並行斯兩益誰爲後來者聽此言無惑

十六日戊寅過閘十八里至建閘 十二里至橋頭閘

入滕縣境。五十里至宋家閘。三十里至楊家閘。十

二里至夏鎮閘。鎮係滕魚臺沛三縣分轄。充曹兩府州縣皆在此兌漕。故東省水次以夏鎮爲大。獨山湖頭在魯

橋尾在宋家閘。長幾百里。其北皆依小山連綿爲岸。自山根至閘河東岸。約寬十二三里。昭陽湖頭在南陽。故又名南陽湖。尾至夏鎮與微山湖相接。長百廿里。寬三十里。兩三年來皆苦潦。水面至寬七十里。糧地被淹者無算。東西兩湖皆與河隔一單隄。東隄外間有葑田。西隄厚不及丈。臨湖一面砌毛石。長與湖亘。以西湖水逼隄根。又西風浪勁。故也。建閘十八里中。西岸有五里單閘。七里單閘各一。

座東岸有小河口一橋頭閘十二里中西岸有三孔閘一座又單閘一座宋家閘五十里中有小河通獨山湖者三西岸有單閘一座五孔閘兩座十孔石滾壩一座揚家閘上二里許有小河口名鮎魚涎通滕邑各山水發極湍湧無關濟運東岸湖止於獨山西岸之昭微兩湖專仗收納閘河漲水遇多雨之年兩湖西岸坡水下注亦旺然不能爲源故西岸閘皆啟板收河水溜勢甚急獨山湖則上游自納泗白馬兩河之水故止用小河港通水濟運平時則以土壩截港口使閘河餘水專由西岸閘座灌昭微兩湖十七日己卯過閘市長三里南頭有三孔閘一座爲微山

湖受水之始。又雙闌兩座。十二里至十字河。滕邑青山頭一路山水並由此下注。橫穿入微山湖。形如十字。故名。發水時。大略洩泗並漲。水勢相頂。則噴沙。時時撈淺。司事者撈起。卽置岸坡。又兩岸本係每年積沙。居民佔種浮鬆。一遇暴雨。卸坍塌塞。法宜嚴禁私耕。而貼以草皮。撈淺方價稍寬。使出土隄外。則官民船隻。並受利益。冬春流不絕。八里至彭口閘。又名滕浦閘。以兩縣各管一閘。牆爲名也。二十五里至張吳閘。閘北十里曰赤山鎮。糧食焦炭之所聚。微山湖碎石坦坡。始於此。下抵韓莊。閘北五里有單閘一座。十五里至朱姬莊。迤北三里之內。有單閘兩

座舊例空運南下畢則於朱姬莊前煞壩截河水盡灌入湖去年以湖水旺未築此壩今年水勢更盛十里至韓莊閘閘入嶧縣境江南之豐沛蕭碭四縣以爲水次過閘湖岸有十五孔連橋一座橋外築草月壩已十餘年不放棄月壩南卽湖口閘臨湖靠閘牆作壩基築掛口壩挺入湖中以節溜勢閘北金剛牆有誌椿以丈四爲築數現存承丈二尺九寸而閘河水面低於湖面四尺許故自張吳閘北之西岸閘座水皆從板上外溢注河閘河始漸起溜過湖口閘河勢轉直正東西岸爲南岸東岸爲北岸矣自分水龍王廟至韓莊共二十四閘水勢頗平閘座約可減

十五六自五里單關河水內注約高三尺許湖口關湖水外注約高四尺許昭徽兩湖水通面平約計南陽至韓莊二百里內河水高低僅及六尺自韓莊關以南至清江大關關皆有漕夫頭司招夫爲漕船絞絞關關水斗者至用關六十盤役夫千許漕委督之而關官亦稍有沾潤皆取成於漕夫頭蓋挽漕不用關牌子也舟泊韓莊關下時當酉末日映湖西而正東有青白氣著地起寬五尺許上漸闊如放花砲狀直指日輪蓋月欲上之所吐也而日在雲中亦出白氣十數道斜射東北長至天半洵屬奇觀

十八日庚辰廿三里至新關六里至六里石兒關

里至聚蓮閘 八里至萬年閘 八里至丁廟閘 十二里至屯莊閘閘東北岸有大彭口河來合嶧縣臨城駙西有青雲橋聚各山泉瀝諸水下注此河冬春不絕汶泗而外此河與十字皆接運得力 八里至河心閘 十二里至臺莊閘河勢又漸向南自新閘至臺閘名八閘閘北皆有越河頭窄尾寬以閘密溜急故於越河放水令其先繞至閘下擎託免致懸流滯運且糧艘打閘時民船仍可由越河逕過亦爲利便 三里至黃林莊入邳州境係山東江蘇分界處而南河東河正境亦以爲限聞此有石碑橫刻一畫以油硃填之春間東河挑壩鋪水以至油迹爲準

不及則誤運之咎在東河及油迹則淺滯之咎歸南河名曰紅油記予以舟行疾未見也。廿里至河清閘土名梁王城。十里至王母山山前有河寬丈許長接微山湖尾而不通者五里名小黃河土人云乾隆中南河向東河借水不可遂自開小河欲竊微山水今其河間段淤塞而伏秋坡水歸并沙礫隨下故江南運河以王母山爲頭淺五里至界口汛東岸有河寬五六丈上通北蒙山水源長二百餘里。五里至河定閘土名大王廟。十里至灘上住舟是日入初伏。

十九日辛巳十里至河成閘土名新河頭灘上開船不三

四里東岸有沙河口卽邳州城前河過新河頭不三四里有薛塘口卽官湖河兩河皆發源蘭山邳城諸山冬春通水二十里至貓兒窩河入江南境卽寬廿五六丈至此更寬而上游不五六里西岸有三岔河寬三丈許係聚銅邳兩界之坡水下注一入運河以窄合寬溜緩沙留故江南運河以貓兒窩爲二淺十里至馬家營閘二十里至窰灣沂河自東北來合口門內東岸有竹絡壩係駱馬湖濟運之上口也春開秋煞二十五里至利運閘關上十里西岸有安家雙閘以洩坡水十五里至阜河靳家襄開中河以此爲薄頭十八里至支家河西岸有王家

溝駱馬湖濟運之中口也。十里至董家溝有三孔石腳木橋。駱馬湖濟運之下口也。二十里至五花橋。今名永濟橋。駱馬湖水出尾閘五閘。由橋下至總六塘河。駱馬湖頭起窰灣。尾至五花橋。北與運河止隔一隄。上承蒙沂諸水。甚旺。雖長七十里而淤淺不能容。非山東水櫃之比。十里至宿遷東關宿船。

二十日壬午。候關。昧爽登岸。存平湖徐春帆司馬。一鱗於鍾吾書院。以在揚話別入都時有成約也。過關七里至臥虎關。二十三里至溧流關。江南七閘亦有越河。河口寬並正河。非八閘之善矣。自此下達楊家莊河口。計一百

卅五里深流開下五里有劉老澗新滾壩減漲水入六塘
河楊家莊上十二里有雙金閘放水入鹽河濟葦左營正
料及淮北綱鹽俱在東岸劉老澗下五里仰化集入桃源
境楊家莊上二十五里豆辦集入清河境

廿一日癸未抵楊家莊卽晚渡黃覓舟對渡卽攔黃壩黃
漲初消而埽前及中泓皆平漾無溜濁如泥漿水緩則沙
停停而仍濁如此可駭也南河自嘉慶二十年以後外南
北山安海防四廳黃河漸成中飽近年嚴守徐邳減閘刷
深河槽其土復於下游以致倒淤上行於桃南北宿南統
四廳計八廳所轄長河中飽之病且三百里矣攔黃壩內

集夫興挑因夏間倒塘淤淺故濬深塘子口以備回空並
將順清溝挑通以備輪換蓋一塘子而兩口黃入停淤多
在口門有兩口則堵此開彼旋淤旋挑可以無虞倒塘之
法與臨清相同唯彼以上游清水用版蓄高敵衛而出船
此則開壩以納黃塘尾築攔清壩以塘內清水抵住黃流
黃澄爲清高與黃平以資出船係參用河工放淤進黃出
清之法爲稍異耳此法係道光六年外南營千總今升海
安營守備盧國昌永盛所創以送滯運銅鉛船隻者次年
卽用以送漕七八九三年重空船隻專恃此以免貽誤其
法可謂巧妙然遇清黃相平及黃高不及尺黃入不能

深塘口則坐困矣。

後數年有於禦黃二壩東首刷隄設涵洞兩座放塘內澄清之水入審汪至五

孔闢南對河之幽明洞入運無論清水平下皆可擡黃跌塘尤爲巧中生巧

下攔黃堰至彭家

馬頭夾隄內見積水漲漫如故八年夏清江北岸西頭之

民居廬墓被瀝水浸沒多年神祠七八座在焉。

其地本有積水名審

汪因入運之洞塞高故瀝水漲出汪外爲患

具公呈於當事當事勘明惻然動

帑數萬兩爲挑汰黃隄外圈堰內之淤灘爲小河下達山

陽縣之烏沙河以入運長三十餘里河成刷開汰黃隄以

放積水水不得出適遇霖雨灘內瀝水反灌入夾隄水面

較舊高二尺許向未被水而今續淹者又四百餘戶當事

不得已又爲之展寬加深米稍出刷動幫土新河間段

卷六
三
淤塞水又不得行以灘面高下之易明而其難如是況言
長河深淺耶。

廿二日甲申搬取行李過船十五里至清江浦訪國昌以

防汛不相值十五里至淮關入山陽境存程禹山虞卿藉

梅江文業禹山已歸天長與梅江話都中近事而別十五

里至淮安四十里至平橋入寶應境。

廿三日乙酉百里至界首入高郵境二十里至六安溝湖
水已間段打破西隄直注運河倒漾至界首河平無溜四十
十里至高郵城溜亦不盛六十里至甘泉之邵伯鎮
應高郵城皆臨河寶應在高郵上游百二十里地勢高

及丈故河西雖皆湖隄而寶應之西隄外有草灘寬自數里至十數里不等盛漲尙低於河面五七尺故寶應城所畏者在黃水入運高郵之西隄外卽湖面稍漲卽與河通盛漲則漫隄破餞隄面與城牆略平故高郵所畏者在高堰開壩高家堰下爲白馬湖汜光湖寶應湖高郵湖邵伯湖水落分五漲則合一南北長幾三百里東西寬亦四五十里白馬等湖俱爲下湖以洪澤獨爲上湖也下湖受盱眙五河天長諸小山河共七十二而上湖則承河南安徽十數郡及江蘇徐州諸山之水有名之川亦七十二自經江伯築高堰截淮水出七道引河由太平河歸黃而開清

江浦於太平河東岸引三分之溜入運河上下湖始不相通自清江浦至邵伯東岸有閘洞七十二座以濟下河之山陽阜寧鹽城寶應高郵興化東台七州縣田畝高郵既與湖平故西門外有通湖橋引湖入河而於南門外十五里之中設南關五里中壩車邏四滾水壩減湖漲入下河引歸於海邵伯地勢更低而湖隄止於龍王廟在邵伯鎮北十里湖河既合又當五湖之下游其東岸昭關滾水壩一座獨承五湖引漲入海故較高郵四壩更爲著重過邵伯鎮二十里至瓦窰舖是爲湖尾計三十里內湖皆無隄故邵伯鎮南設六閘東西金灣壩鳳凰橋壁虎橋灣頭壩

沙河橋等口分洩湖水入江近年又開新河一道於鳳凰壁虎之間頗爲寬深然自六閘以下至沙河橋諸口之水皆歸董石廖三溝董家溝由八達口石廖二溝合由深江口入江受水之口增而出水仍祇舊路況江口積年淤淺江潮又復上泛故高郵邵伯湖西田廬相望自嘉慶七年以後迄爲澤國昭關等五下壩本與高堰之仁義禮智信五上壩相應而下壩下之引河年久湮廢一經啟放則七邑頓成巨浸自嘉慶十年移禦黃壩於河漕之後黃底日高借黃濟運甚至有長年運河無涓滴清水者運河兩壩決口五六皆借黃之貽害當事畏黃如虎於西岸增建雙

單閘座十數以減運河水入湖。然入湖之後，仍於下游入運。一經失事，爲禍更烈。又將禦黃壩口門逐年收窄，僅容糧艘以求黃入之少。後并於重運畢渡，卽閉禦壩，專以運河一線承受淮水。反將黃河上游增建虎山腰等壩，黃水一漲，卽將臨黃之新舊各閘壩開放，減黃入上湖。而以高堰五壩爲尾閘，洩入下湖。弃七邑爲歸墟之壑。嗣以上壩屢次跌塘，移仁義禮三壩於蔣家壩之上游。新挑三河將入上湖之淮水，倒鈎迤上十數里，依山骨洩歸下湖。期以保護堰工。而道光四年卒至堰決，三河又何益哉。迨借黃不行，變爲倒塘灌運。清水涓滴無復入黃之理。又以倒塘

時黃水過高則大險故須蓄高湖水高堰開壩之誌屢經
奏增至一丈三尺而三四年來歲底湖水尙高一丈五六
尺然黃水猶高於湖二三尺不等嘉慶十三四年間河事
最否然當大汎漫口四出之時順黃壩誌椿不過二丈七
八尺十數年間大汎至過四丈歲底亦不下三丈三四尺
故糧艘一竣卽放三河而兩壩繼之爲魚之痛其終能免
乎道光六年六月高郵四壩悉開而湖水尙見漲河營寨
將持河帥令至邵伯督開昭關壩此壩自嘉慶七年跌翻
壩底積年未脩二十年估銀六萬揚糧廳領帑承辦後
下如忘延至道光三年冬督臣始嚴飭趕辦而帑項早歸

烏有於兩月之中草草貸銀數千歲事四年堰決水勢驟

至十一月十九日辰刻開放申刻卽跌翻及六年奉令啟

放居民謂放壩之所以異於決口者以有底節水故也若

開無底之壩是決防矣天必欲殺人止可靜聽諸天數萬

衆日夜臥壩上不能施畚鍤廿二日酉刻大雨如注守壩

民人趨近莊暫避而堡兵馳白叅將叅將立至督開及雨

住民人趕至壩已過水天忽無雲而雷震斃報信堡兵於

河隄萬目共見羣以爲雷神之有時而事事也七年湖漲

河員又議開高郵各壩知州李君宗穎以一身任之得不

啟放七邑賴以有收八年湖漲又甚李君與河員力爭始

前雖卒開放而藉得遲延二十日七邑得以搶收大半成災不甚七邑民頌李君云自取十二歲之幼公子置壩上曰與衆百姓爲質若必開壩則衆人先取吾子投壩中今擢知太倉直隸州近年江省超擢之員多矣如李君者不可謂非從民望者也然治河不籌刮空而專事加隄治漕不求出清而專恃倒塘運河例容淮水三分今以十分淮水全數歸運雖李君永守高郵其智必有所窮況循良之莫能爲繼耶是日大暑

廿四日丙戌四十里至揚州便益門過壩盤城河划船歸寓祝 母氏壽辰詢知孟儀宜舅姑而仲遠人材足依甚

樂。母氏命至書房款客而江都張芟塘李練江殷古農
梅蘊生儀徵劉孟瞻畢春原君輔喬梓王西御勾生昆季
吳熙載張司衡甘泉楊季子皆在蓋揚城之學人才人備
於是矣。

男

誠

家承

孫希

龐

希

蘭

校字